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盛夏蟬聲憶舊年

丁嘉銳

夏天，天越熱，蟬叫得越歡。午睡的人，常常被它吵得翻來覆去，心裡煩得很。

可我倒不大討厭蟬鳴。我覺得，夏天就該有夏天的樣子。蛙鳴是夏夜的魂，蟬鳴便是夏日的魂了。沒有了這吱吱的叫聲，夏天還像個夏天麼？那就像是吃涼面不放蒜，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兒時在鄉下，夏天裡最愛做的事，便是捕蟬。找一根長長的竹竿，梢頭上綁個鐵絲圈，再滿院子去尋蜘蛛網，把蛛網纏在圈上，便成了一個捕蟬器。我們幾個孩子，頂著大太陽，循著蟬聲，一棵樹一棵樹地找。蟬是很機靈的東西，你在樹下才站定，它便不叫了。你得耐著性子，屏住呼吸，仰著頭，在密密的枝葉間仔細地找。等尋著了，便悄悄地把竹竿伸上去，那粘粘的蛛網，只消輕輕一碰，蟬便給粘住了，吱吱地叫著，拚命地撲騰翅膀，可怎麼也掙不脫。我們便歡呼著，把竿子收回來，將那俘虜小心翼翼地取下來，捏在手裡。

蟬是極笨的。古希臘那個叫伊索的寓言家，早就看出來了。他寫螞蟥和蟬，說蟬在夏天只顧唱歌，到了冬天便餓死了，而去向螞蟥乞食。這個故事，我們小時候都讀過。老師教導說，要學螞蟥，勤勞，不要學蟬，懶惰。可我心裡卻有些不以為然。螞蟥那樣忙忙碌碌的，活一輩子，有什麼趣呢？蟬雖然只活一個夏天，可是它唱了，叫了，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季，也不算白來一遭了。況且，這寓言寫得也不合乎

科學。蟬哪裡能活到冬天呢？秋風一起，它便死了。

古人對蟬，卻是另有一番看法的。他們把蟬看得很高，很高。《史記》裡說：「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幼蟲從泥土裡爬出來，蛻下那層殼，便生出翅膀，飛到高樹上，餐風飲露，不與世間那些污濁的東西同流合污。這是何等的高潔。所以，古時的文人，常常以蟬自喻。曹植有一篇《蟬賦》，寫得極好。他說蟬「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又說它「聲噉噉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把蟬的聲音，比作耿介之士不屈的吟唱，這評價便是極高的了。從此，再聽那蟬鳴，便覺得那聲音裡，不單是聒噪，更多了幾分清高和孤傲的味道。

這讓我想起唐代的虞世南來。他也有一首極著名的詠蟬詩：「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他說蟬的聲音傳得遠，不是因為秋風，而是因為它自己站得高。這是一個老臣的自信和風骨。不過，同是唐朝，駱賓王在獄中聽到蟬鳴，卻是另一番心境了。他寫：「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他是以蟬自比，說自己被冤枉，有口難辯，那蟬聲聽起來，便也格外的沉痛了。同樣一種聲音，在不同的人聽來，竟有如此不同的滋味。這倒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忽然又想起了莊子。他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這蟪蛄，據說便是一種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蟬。生命是這樣短促，可它偏偏要那樣聲嘶力竭地叫，仿佛是要用盡全部的力氣，去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我們人類，看蟬是這樣，那在造物眼中，看我們人類，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念及此，倒覺得這蟬聲裡，竟有了一股子悲壯的意味。

湖畔草地上，落葉鋪地，踩上去「辟里啪啦」地響，似木柴在火中輕裂。兩隻斑鳩在草地上追逐嬉鬧，悠然自得。耳畔蟬聲陣陣，時而高亢，時而低吟，停一陣子，又齊聲復唱，一呼百應，如同鳴奏著夏日樂章。抬頭望不見蟬影，細尋之下，嘿，竟在矮樹樹幹上瞅見了：兩隻圓鼓鼓的大眼睛，透著機靈；一對薄而透明的羽翼上，黑色的脈絡如河流般蜿蜒。

目光越過草地邊的蘆葦叢，便是那湖。傍晚的湖面是平靜的。近岸的湖水被殘陽照如銀鏡，映著雲層縫隙瀉下的幾抹橙光；遠處的湖面則泛著淡淡漣漪，如魚鱗輕貼水面。

隔岸有座山，雖不高，卻樹木蔥蘢。在垂暮下，它化作黑魃魃的剪影，像塊巨大的幕布守衛在湖的西邊。偶有飛鳥掠過山頭。如此湖光山色，令人歡喜得很。

據說，從天空俯瞰，山與湖恰構成一幅八卦陣。當地人信奉道教，篤信此乃天意，從此更將「西湖」視作朝聖之地。

然而，這山水之秀曾險些消逝。據老輩講，在六七十年代，村民圍湖

造田，抽水船日夜轟鳴，萬畝大湖最後淪為了零星水塘。誰曾想，湖底土質竟不適宜耕種。這下子，好風光沒了，換來些廢田，村民叫苦不迭。後來，山上樹木枯黃，飛鳥絕跡。有人說，這是打破八卦陣而來的懲罰，於是村民又忙著退田還湖。到了八十年代，山上開闢引水，村民運土築橋，日夜忙碌，湖才逐漸恢復了昔日盛景。

車子穿過樹林，駛入環湖北路，視野豁然開闊。湖風帶著幾分涼意灌進車裡。此時，道旁華燈初上，行人在湖畔悠閒散步，孩子們或蕩著鞦韆，或躺在草地上，呆呆地仰望蒼穹。經過拱橋時，瞥見幾個年輕人，指著天邊，紅光如顏料翻湧，將這似水的天空染成曼妙的晚霞。

每逢朋友來訪，我必帶他們環湖兜圈。兩年前的夏天，又領一對跨國夫婦來此拍婚紗照。他們驚歎連連：哇，這兒真美，美得無以言表。自此，湖畔成了我的待客之地，更成了我心中這座小城的地標。若說杭州西湖是溫婉大氣的大家閨秀，那麼故鄉「西湖」則是清雅脫俗的小家碧玉，默默地裝點著這座山水之城。

流螢照夏夜

李小碧

前幾日，友人從故鄉來，帶了一小罐新茶。閒談間，說起兒時夏夜的螢火蟲，他竟茫然。說孩子們如今只認得手機屏幕上的光，哪裡還見過流螢呢。我聽了一時默然。送走他後，獨坐窗前，看著滿城的燈火，心裡卻浮起故鄉的夏夜，那忽明忽暗的光來。

故鄉的夏天熱，白日裡蟬聲聒噪，便盼著夜來。

入夜後，螢火蟲便從草叢裡搖搖地升起來，忽東忽西，待天色完全暗透，它們便多起來了。菜園裡，瓜架下，池塘邊，處處都是。它們飛得不快，悠悠地，像是在散步，那光是涼的，帶著一點點綠意，幽幽的。

杜牧的詩說得好，「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雖說是宮中秋怨，可這「冷」字、「小」字，用得實在是貼切。螢火蟲的光，可不就是冷的、小的麼。

我們這些孩子，總是耐不住寂寞的。看著滿天的流螢，心裡便癢癢的，總要捉幾隻玩兒。大人們說，螢火蟲是從腐草裡化出來的，《禮記·月令》裡就有「季夏之月，腐草為螢」的記載。我們那時不懂這些，只覺得這小東西神奇得很，草根底下怎麼就能飛出這樣會發光的蟲兒來？祖母有時搖著蒲扇，慢悠悠地說：「那是人心裡頭未了的心願，變成燈，在黑夜裡找路呢。」這話說得玄，我們聽著，似懂非懂，只覺得夏夜的風裡，也添了幾分幽幽的悵惘。

捉螢火蟲不能用手撲，那會傷了它們，得用蒲扇輕輕地一兜，它們便像星子一樣，落在了扇面上，一明一滅地閃著。然後小心地捏著它的後背，放進早就備好的玻璃瓶子裡。瓶子是透明的，裝上十幾隻，便成了一盞青冷冷的燈，照得周圍一小片地方都亮堂起來。我們把瓶子掛在蚊帳鉤子上，看著那點點的光，在帳子裡流動，像是把整個銀河都搬進了屋裡，常常是看著看著，便沉沉睡去了。

只是這光總不長久。第二天一早，瓶子裡的螢火蟲總是懶懶的，沒了精神，有的甚至已經僵了。心裡便覺得愧疚，像是辜負了什麼美好的東西。

後來讀到李商隱的《隋宮》，「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說的是隋煬帝當年夜遊，徵集螢火蟲數斛，光遍山谷的舊事。我不由地想，那樣聲勢浩大的光亮，是不是也是一種殘忍呢？螢火蟲的光本是山野間的靈氣，一旦被圈起來，便失了魂了。

如今想來，那點點螢火之所以讓人懷念，恐怕不在於光亮本身，而在於它所照亮的，是那份無可替代的童真與安寧。那光，是童年的光，是故鄉的光，也是我們心裡頭，那份再也回不去的念想。

風雨同行，凝聚起生生不息的力量：廣西全力恢復重建家園

新華社南寧7月21日電 這是突如其來的嚴重災害——

台風裹挾暴雨，近10個太湖的水量傾瀉而下，肆虐災情席捲廣西14市78縣（市、區），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田園被毀、產業重創，260多萬人口受災……

這是八桂兒女勳力同心的奮起——

面對嚴峻複雜的汛情災情，習近平總書記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洪水漸退，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廣西各族幹部群眾同心抗災，一場與時間賽跑的重建家園戰鬥已經全面打響。直面災害的勇敢堅韌、重啟生活的堅定執著，正化作山河重整的一塊塊磚、社區裡的一盞盞燈、車間里的一次次轟鳴、被毀鄉道上的一個個腳印……凝聚起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風雨過後，砥礪前行。被洪水侵襲過的土地，正生長出新的希望。

有一種堅守，踐行初心使命

災情如火，人民至上。

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始終是黨中央的深深牽掛。隨著應急處置從搶險救災轉移到災後重建階段，千方百計減少群眾損失、早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行動迅速展開。

這是分秒必爭的速度——

國家發展改革委在緊急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1億元基礎上，追加安排1億元，支持廣西進一步做好災區災後應急恢復；財政部、

應急管理部在前期預撥1.9億元基礎上，追加預撥1.5億元；農業農村部緊急調撥消毒藥22噸、防護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資……

這是聞令而動的集結——

救大災，盡大責！人們看到，廣西壯族

自治區黨委政府全力投入抗洪救災和幫助百姓恢復生產生活。從自治區到村，五級黨政力量全面集結，一個個緊急行動、一次次深入一線、一筆筆資金籌措……凝聚起全區上下萬眾一心重建家園和復工復產的力量。

這是讓人心安的數字——

投入33.25萬台套農機搶收恢復種植業，應急突擊隊下沉指導……自治區農業農村廳聯合多部門組織農技力量為受災群眾恢復生產提供支持；

洪水退到哪裡，防疫防線就築到哪裡。

截至20日，廣西累計派出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應急專家247人次，組織消殺人員2.8萬餘人次；

南方電網出動2.6萬人搶修復電，中國電信出動應急人員2.8萬人次、應急車輛6000餘台次搶通災區通信網絡……

這是始終如一的擔當——

抗災救災，眾志成城。廣大黨員幹部勇擔重責、衝鋒在前，用行動踐行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遭受重創的橫州市雲表鎮，3000餘人通宵開展清淤作業，有著15年黨齡的饒炳沼和戰友們在現場連續奮戰數天，立下「路不通，人不退」的承諾；

在各個重災區域，鎮村黨員幹部走村入戶開展災後摸排，給群眾發放聯繫卡，以扎

實工作兌現「有困難，找我們」；

貴港市，7000多個基層黨組織、8.28萬名黨員下沉一線，清淤保潔、幫扶民生；橫州市，2000多個基層黨組織、上萬名黨員，把重建家園的信心帶到每村每戶……

從奮力組織抗擊洪災，到帶領群眾傾力重建家園，鮮紅的黨旗始終高高飄揚，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在實踐中熠熠生輝。

有一種精神，屹然挺立

這片壯美的土地，從不柔弱。

洪水中，那一幕幕挺立和堅韌的場景，一次次讓人淚目；

重建家園的泥濘和廢墟上，一個個身影，亦如高山，寫滿不屈，刻滿希望。

在滿目瘡痍的橫州市校椅鎮六藍村，58歲的村民韋鳳英忙個不停。「村子是我們的，日子也是我們的，我們從頭再來。」她說。從泥水中撿起鐵鍬，她一鍬一鍬清理淤泥。鐵鍬刮過地面的聲音，從清晨響到深夜……人民的偉大力量，正是由一個個堅強的奮鬥者傾力書寫！

院子裡，洗過的衣服、衝淨的家具，被搬到了陽光下。水漬猶在，泥痕未消，但生活的模樣，已經一點點收拾回來了。

水壩潰口，讓人們記住了橫州市這個名字。洶湧洪水，衝去了茉莉花的芬芳，讓這個種植面積超18萬畝、全產業鏈綜合年產值達190億元、茉莉花產量佔全國總量80%以上的「世界茉莉花都」遭受重創，直接牽動著30多萬名花農的生計。

正午時分，校椅鎮白衣村的茉莉花田

陳一心丁憂

旅菲永寧中學校校友會訊 本會理事陳一心學長令尊陳煥款老伯父，慟於2026年7月18日逝世於菲島，享壽九十有三高齡。現停柩於Arlington Memorial Chapel，Hall A。擇訂於7月25日上午9時出殯。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將致奠花圈，以盡窗誼。

蔡劍峰丁憂

旅菲僑聲中學校校友會訊：本會理事蔡劍峰學長賢昆玉，令尊蔡府諱奕仁老先生，慟於2026年7月21日上午五時半，逝世於家鄉東石鎮。

距生於1936年，積閱享壽九十有四高齡。噩耗驚傳，同深軫悼。現於故鄉府上設靈。謹擇7月27日農曆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火化。本會聞耗函電慰唁，囑家屬節哀順變。並協助襄理治喪事宜。

訃告

黃榮華

（南安市水頭鎮門口店）

逝世於七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耆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9-MARIGOLD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上午十一時

許施淑蓮

（石獅屠厝）

逝世於七月二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耆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

許林秀團

（晉江深滬科任）

逝世於七月二十日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

蔡奕仁

（晉江東石）

逝世於七月廿一日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